

就像一株昙花,沙洲画卷潮汐树,美丽一现,但就是这瞬间的绚烂,谁能否定它的存在和意义,谁能无视它的美丽和魅力。

潮汐树

那日去青岛,看碧海银滩。“在海一方”景区的沙滩上,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女孩,正在用小铲子作画。我们停下脚步,看一棵树的成长和女孩认真的样子。树干、树枝、树叶,不一会儿,一棵树就长成了。看得出女孩是学过画画的,这棵树有很好的构图,就像女孩自己一样,青春而鲜活。最后,女孩用铲子在树根部画出一条与树干垂直的直线。我想,那应该是大地,只有根植于大地,这棵树才会有如此的活力。女孩喊妈妈,让妈妈用手机把她和树照在一起。女孩知道,潮水过后,这棵树将只能存在于自己的手机相册里。

看女孩画沙滩树,我想起了家乡的潮汐树,一样的“长”在海滩上的树。

我的家乡盐城,位于南黄海岸边。千百年来,长江和黄河带来的泥沙在此沉积,形成了百万亩的辐射沙洲群。潮汐树,就生长在这片辐射沙洲群上。

不像南方的红树林,是在海滩上生长的真正的树,潮汐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植物,它是大海的潮汐和沙洲上泥沙的共同作用,由自然力刻蚀而形成的潮沟群。潮水上涨,海流的力量,冲刷着泥质的沙滩。当潮水退去的时候,沙洲赤裸地暴露在海面之上,一条条潮沟,有时在沙洲上形成了树的样子。

潮汐树,千姿百态。有的树干很高,但很细,侧枝多而密,很像水杉。有的树干不高,但很壮,侧枝少而粗,很像杨树。有的看起来像树,但找不到对应的树种。有的长得很正,端正,有的好像受了风灾,东倒西歪。有些地方树长得很密,而有些地方只是孤零零的几棵。这些潮汐树不像海堤一侧的黄海森林里的十万亩人工林,整整齐齐,格局分明。

称之为树,除了有树的形状外,潮汐树也有生命。一次潮汐过程,就可以创造一棵棵潮汐树。当潮汐再一次来临的时候,也许有的潮沟更加深了,也许有的潮沟被泥沙填平了。于是有的潮汐树生长了,有的则消失了。但每次潮汐过后,绝难找出两棵相同的潮汐树。

潮汐树是自然力的产物,一棵潮汐树一棵潮汐森林。

潮汐树是大自然的杰作,是长在沙洲上的画卷。

潮汐树就是风光无限的生命体,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,魅力无边。

潮水过后,小姑娘的沙滩树还给了大海,沙洲上的潮汐树也不会有相同的表现。就像一株昙花,沙洲画卷潮汐树,美丽一现,但就是这瞬间的绚烂,谁能否定它的存在和意义,谁能无视它的美丽和魅力。

看啊,火星潮!夜幕星光下的大海正被闪烁的荧光点燃。靠近海岸一排排浪花,深墨的底色上衬托翻卷着一排排蓝色的火焰,由远及近,推移向前,变幻着……

夜观火星潮

年少时学会骑自行车后,一有机会就骑家里大人的车子在清江河堤上到处溜达。

火星潮是家乡民间流传的一个故事,不但孩子们没见过,父辈也极少有人见过。毕竟那个年代,除非是海边村庄的居民或者起早赶海的渔民,几乎没有单纯为旅游观赏去见识火星潮的。只有到我们这一代,充满好奇,听到新奇未知的火星潮,就想要去探究明白。

火星潮是大人们偶尔谈论起海滨的一种奇特自然现象,真正见过的人不多。我的家乡是在黄海之滨,清河也直接流入海州湾,但是家乡的传统主业是农耕,把大海称为老海,近海但并不亲海。县里的小镇离海边十几里路,留够了安全距离。那时候没有海景房的需求,近海岸大都是烂泥滩,虽然泥滩盛产各种贝类和小螃蟹,但是配上深黄的海水,景色实在一般,这让敬畏自然的老百姓选择尽量离海远点居住。只有母亲工作的那几个乡镇,海滨是沙滩,往北海蜿蜒到山东一带,海水逐渐也从浑黄慢慢变为深蓝色。

小时候去母亲工作的乡镇医院度暑假,就多次去海边沙滩玩。这里海天一色,像天然巨幅的宽银幕画卷,蓝天碧海,金黄的沙滩散落着无数美丽的贝壳,海上点点白帆隐隐可见,偶有大群的海鸥飞过。当时人们居住环境是非常简陋的,与海滨纯自然的美景形成恍若隔世的强烈对比,只不过,大多数人为生计忙碌,没有旅游的概念,带我们一帮孩子在海滨疯玩的往往是医院里的年轻医生。

火星潮发生在这一带海滩,一般是六七月份,尤其以龙王河入海口(当地称小口村)往北为频发地段。可惜的是,童年时代只是听大人说起,后来在地方志和本地电台里也了解到有关记载,真正去探究是初中毕业时那个夏天。一帮精力过剩的半大小子凑在一起,下河游泳、捞鱼摸虾已经不是我们感兴趣的活动,于是某一月黑风高的晚上,可能是我建议,一起乘凉,然后下半夜去小口村海边看火星潮。小伙伴们都回家做了准备,自行车是基本装备,有人带了手电筒,还有人甚至悄悄带了一瓶煤油。闷热的夏夜,我们在河堤上乘凉,大人们也懒得去管。凌晨两点多,十几个小伙伴悄悄从河堤出发向东,再沿海边公路向北疾驰,队伍的

头尾都有年纪大的朋友带队和压阵,一路上几乎没有夜行的汽车,更没有行人相遇。

辛弃疾的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: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七八个星天外,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,路转溪桥忽见。”这首词里的描述像极了当年夏夜自行车奔袭海边,一路欢声笑语,一路清风鸣蝉蛙声相伴的那群少年。

不到三点钟,我们就由国道转入海边沙土路,翻过一个低矮的土坡,越过土坡上以槐树为多的杂树林,大海和海滩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。

尽管我们有心理准备,还是被眼前一幕惊呆了,惊呼声此起彼伏:看啊,火星潮!夜幕星光下的大海正被闪烁的荧光点燃。靠近海岸一排排浪花,深墨的底色上衬托翻卷着一排排蓝色的火焰,由远及近,推移向前,变幻着……良久,伙伴们如梦方醒,纷纷奔向潮头涌进海水里,溅在身上的海水闪烁着星星一般的亮点,捧起脚下被海水浸透的沙,沙子也会发出耀眼的荧光,将沙子撒向海面,激起点点蓝色的荧光。我们踮脚在沙滩上,惊奇地发现就是我们印在沙滩上的脚印也闪着蓝色荧光。海浪拍岸,浪花卷起千堆幽蓝色的火团,这就是火星潮名称的由来,这奇幻景象与天上星空交相辉映,分不出天上人间,多么神奇!

夏夜的海边感觉有些冷,我们扯了一些杂树枝,点起篝火,海滩上的篝火、天上的星光、海里的荧光相互映衬,恍然不知天上人间的感觉。后来几年又陆续去过两次,幸运的是都看到火星潮。

火星潮在本地地方志中有少许记载,更多是海边赶海的渔民口口相传。渔民敬畏海洋神秘的力量,虽然知道有这等美景但是于其认知不能解释。当地人真实见过火星潮的也不多,我们这些懵懂少年都是胆大而又幸运。现代资料显示,所谓火星潮形成是含磷发光的藻类繁殖,在夏季夜晚聚集在浅海面形成的,李安导演的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也有类似景象,世界各地气温、水流合适的海岸也有发生。我们先后去看有三次之多,都见到了火星潮。长大之后,这火星潮成为家乡神秘美景的回忆,但再也没有去观赏,不知如今再去寻觅,是否有不期而遇的好运。



初秋微凉的夜晚,秋虫们不正在用它们的歌唱给我们鸣秋吗?它们用歌声轻轻诉说,秋已至,光阴似锦绣,莫负人间好时节。

鸣秋

立秋后的夜晚,是鸣虫的舞台,你或许没有见过秋虫的样子,但你一定听过它们的鸣唱。没有蝉声的喧嚣,也没有蛙声的单调,秋虫的鸣叫是迂回的低吟浅唱,是缠绵的细语呢喃,是有月光的晚上你不能不听的一曲清幽之音。

“唧唧唧……”那是大肚蝈蝈发出的清亮之声,是秋虫大合唱里极具穿透力的高音;“吱吱——吱”长短错落,一声高一声低是蛐蛐的鸣唱,起伏婉转,贯穿始终,是大合唱里的主旋律;“吱吱吱……”的缕缕清音让人仿佛置身竹林深处,清风拂面而来,那是竹铃在高举翅膀,振臂而歌;“铃铃——铃铃”金钟儿细细的很有辨识度的声音和进来,使夜晚的鸣虫盛会多了几分柔婉……它们或在田间草丛,或在墙根石块,或在瓦砾土缝中歌唱,它们唱夏秋来,光阴流转,转眼又是一年秋,它们唱人间草木,春华秋实,几度沧桑几度愁。

喜欢在有月光的晚上,不开灯躺在床上,任月光如水般倾泻室内,在“一床空月色,四壁秋蛩声”里听秋虫幽幽清唱,只觉心境澄明,往事如烟。曾经的伤痛、悲苦都已经远去了,天地万物如此美妙,一只小小的秋虫,生命短暂如斯,却依然欢唱,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笑对生活呢,大自然是治愈一切的良药,心静下来,便能感知生之美好。如此月色,如此虫鸣,我听着听着,觉得自己似乎也成了月下的一只秋虫,栖息在年华的沉寂里,有时沉默,有时吟唱,会遭遇风雨,却绝不后退。

还喜欢在微凉夜色中,徐徐而行,听秋虫在身边歌唱。这些小精灵,我一个转身,一个回眸仿佛都能看见它们抖动着翅膀,冲着我微笑,用小小的眼睛偷偷打量我。有时,我真的在一棵树的枝叶间,和它们撞个正着,我看看它,它也瞅瞅我,对视数秒,我赶紧蹑手蹑脚地退开,我怕吓到它,更怕打断了它兴致高昂的歌唱。它们属于季节,属于秋天的夜晚,而我是个过客,不适合惊扰它们的美梦。

韩愈说过:“以鸟鸣春,以雷鸣夏,以虫鸣秋,以风鸣冬。”多么生动的一个鸣字啊。初秋微凉的夜晚,秋虫们不正在用它们的歌唱给我们鸣秋吗?它们用歌声轻轻诉说,秋已至,光阴似锦绣,莫负人间好时节。

登瀛